

袁俊
戲劇
集三

山城故事

823.3
A78
<2>

文化
生活
出版
社刊

工

中華
書局

山 城 故 事

袁 俊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五元四角

袁俊戲劇集

第三種

山城故事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路一弄八號
重慶路四一五號
漢口路四十二號
成都路四十八號

袁俊戲劇集

一、小城故事

二、邊城故事

四、萬世師表

三、山城故事

五、美國總統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渝一版

三十六年八月滬二版

排演本劇須得作者（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）同意

給
成
芳

第一幕 第一景 向公館

重慶。鴿子籠式的房子，污舊，擁擠，零碎。夏末，午後六點鐘。悶熱，鬱熱的天氣，一間樓梯過道改的臥房。到左右房間以及上樓都還得從這裏經過。在許多盆、桶、椅、凳、櫥子、架子、兩張床和七零八碎的東西之中，有一張竹製八仙桌，靠牆，上面放了香燭供品。牆上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太的像片，鏡框上還貼着許多新寫的紅紙條，是個預備要上供的樣子。

向太太，一個近五十歲的太太，在忙着摺整洗好的一大疊子衣服。天氣熱，她時而拿起一隻粗蒲扇搨兩下，但又匆匆忙忙顧不得這秋老虎的炎威，做起她的事來。

外面不遠處有輛笨重的汽車的馬達在一陣一陣忽緊忽慢地撲撲作響，更增加這空氣中的煩熱。還有一些喧笑的人聲和賣晚報的叫賣聲夾雜在一起。窗外近處又有什麼人在爭論着，像要壓倒汽車馬達似地，喉嚨都提得那麼高。向太太正走到窗口去看，她的二兒子向天鵬從外面進來。天鵬十六七歲，黑臉膛，細腰幹，正在發育的那種肢體不勻稱，穿着工裝，弄滿了油泥。他一路學着賣晚報的四川娃兒吶喊着「晚波（報），晚波，新民兒晚波……」，一面舞着那張晚報走了進來。

向天鵬 媽，晚報。

向太太 嗯。放桌上吧。——我又不看報。（天鵬放下報掉頭便走）外婆在院子裏跟誰吵？

鵬 跟賣雞蛋的。

向太 唉，真是老母不耐煩了，也不怕這麼熱的天——（拿起扇子搨了兩下。看着鐘）六

點了。鵬兒，你把簾子捲起來吧。

鵬（捲着簾子）外婆嘮嘮叨叨的，人家又不懂他的話。她一個勁兒跟人吵，說剛來四川的時候雞蛋一元錢好買三百。

向太（說自己的）今年也真怪，七月半了還這麼熱！一絲兒風都沒有。

鵬賣雞蛋的直說：「生活高嘍，生活高嘍！」外婆跟他說：「高了高了，也沒看見你們的人長高些！」

向太（微笑着搖頭）外婆就是這個脾氣，嘮嘮叨叨不肯饒人。（忽然看到天鵬身上的油泥，搖搖頭氣不動似地嘆了一口氣）唉，鵬兒又哪兒弄這一身，昨天才洗的乾乾淨淨的！孩子，你就體貼體貼你這個老娘吧，再洗，媽的命都要洗掉了！（又拿起床上的衣服）你看看，天天要洗這麼一大堆。

鵬（看着自己身上傻笑）我跟袁大川學修理汽車的。就快修好了。（外面馬達撲騰了一陣之後，突然停了）糟糕，又斷氣了！（轉身就跑）

向太（趕着後面叫）鵬兒，你少跟這些下流人一道混呦！你爸爸就要下衙門回來了，等會兒一頭撞上，又是給我找閑話說！

鵬（已經跑在外面廊子上，笑着答）我躲在車廠裏頭，他看不到。

外面叫買聲：雞蛋，賣雞蛋囉！

【天鵬突然又跑了回來，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。

鵬 噫，差點忘了，還有一封信。

向太 哪兒來的？

鵬 郵差交給我的。（把信交給了母親，掉頭又走。）

【顧老太太，向太太的七十三歲的老母親，正顛巍巍地捧着一籃箕雞蛋進來，差點叫天鵬撞個跟頭。

婆 哎喲！你個猴崽子！你要把你婆婆撞死呦！

【天鵬一溜煙走了。

婆 (上)你聽聽，昨天還是四十，今天就是五十五塊了！哼！就差吃人了！我們年青的時候，一個蛋只好賣到——三個小制錢！

向太 (感嘆地)真是遭劫呦！

婆 (沒有聽清)吓！你說什麼？

向太 (提高聲音)我說嫌貴只好不吃它就是了。

婆 唉，要不是看天鶴這孩子在外面做事，衙門裏的伙食壞，早晚給他吃兩個蛋補補，我才不來嘔這個氣呢！(把雞蛋騰在抽屜裏)唉，現在就苦了這些孩子們！(把騰空的簍籬從門裏扔了出去)拿了滾！(坐下來，搥扇子)哎呦！琴姑娘，你就歇息一會兒又捱得下天？瞧你忙得這一頭汗珠子？

向太 (笑笑)我要趕着趁他們沒有回來弄完呀。等會受之他們下了衙門回來，又要忙着祭祖先開晚飯的了。

婆 哼，祖先！(看看像片)你家的祖先也不知道是造了什麼孽，跑到這種鬼地方來

吃子孫的血食，要是我，我就寧可在陰司裏討飯也不來。——真怪，怎麼天鶴到這個時候還不回家？賣晚報的都來過了。——過年過節還要上衙門，真是沒聽說過！

向太 七月半算個什麼節呢？

婆 我不管，大大小小總是個節。秀丫頭呢？

向太 大概也沒有下班呢。就該回來了吧？她說早走一步，回來幫我弄菜的。

婆 哼！這個倒霉的韓二，也不知學那家子死摩登！自己的二十多歲的女兒，也讓她出去拋頭露面掛起個徽章，充什麼幌子？

向太 秀小姐倒是挺好強！每回林先生來總要誇上她一大頓。

婆 我就不喜歡這個姓林的，老跟條尾巴似地拖在秀小姐屁股後頭。

向太 媽，您怎麼的了？人家是好意送秀小姐回家的，林先生是個正經人。

婆 我不管，秀丫頭是天鶴下過訂的，不能這麼野丫頭似地滿街叉？

向太 唉，這個年月不好談嘍。您不能不叫秀小姐做事呀！媽，多一個人掛徽章，好壞一個月多進個千把塊錢，多拿幾斗米呀。

婆 你怎麼不怪你那位寶貝妹夫呀！一個漢子連自己的大閨女都養不活！哼！（越說越遠）還有你那位寶貝丈夫！白唸了半輩子書，還抵不上隔壁車廠裏個袁大川。兩個連襟湊在一起，連個女下人都用不起！真是鵬兒說的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）時代變了！時代變了！

【向太太笑了笑，知道最好是不接下去。】

向太 （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）媽，您喝杯茶吧。

婆 （喝茶，氣平了一些）唉，真是時代變了，連我這把老骨頭，說是每月還值兩斗老米呢。真，往日哪兒聽說過？

【向太太邊喝着茶邊整理着一個花瓶裏的花，笑着沒有回答。】

婆 哎，翠姑娘，你那來這麼些閑情雅緻，這麼亂七八糟狗窠似的房間，還供什麼

花？

【向太太又笑笑，拿起天鵬拿進來那封信端詳着。

婆 誰的信？

向太 大概又是陶胖子的吧？我不認識字，看這筆肥肥胖胖蚯蚓似的字有點像是他的。

婆 哦？（走過，關心地）是不是他替天鶴在銀行裏找的事成了？

向太 哎呀，媽，說着我不識字呀！這要等受之回來看。

婆 （掂着信）唉，真是受之說的，要是陶胖子肯幫忙，給天鶴在銀行裏找個事就好了。聽說銀行裏連個看門的都弄到萬把塊錢一個月呢。

向太 （不甚熱烈）唔，——也怪，天鶴自己倒不像着急這個事。

婆 （沉思地）天鶴這個孩子——（說了半句，又嘆了口氣）唉，變了！不像從前了！

向太 （這憂慮也捉住了她）他事情不順心——（想想又搖搖頭）這孩子太好強！

婆 唉！好強的孩子也有過，沒見過像天鶴這麼死心眼兒的。你記得他當初唸書的時候吧？輸場把球都要把手咬個大洞的。這脾氣不像你，倒像你那個苦命的妹子。

向太 得了，媽，您別說了。妹妹到死也沒埋怨過韓二一句，您就——

婆 這就是她那個死牛脾氣呀！她明明氣韓二沒出息，可拚死不說一句話，活活把個人氣死了！天鶴就像她。也好，我就喜歡好強的。不像他爸爸似的總是「老子不爲天下先」，一輩子跟在人家屁股後頭跑。（忽然想起）昨天那個姓徐的又來找他幹什麼？

向太 那個小徐？

婆 嗯，我聽着他在院子裏跟天鶴咕嚕了好半天！

向太 不知道。總該又是什麼同學會的事吧？

婆 沒的話，天鶴倒有大半年不去什麼同學會了。你怎麼不問問他？

向太 唉，他要是什麼事肯告訴我倒好了。我就是不放心他這個閉口菩薩的脾氣。

他什麼事死不開腔，自己悶在心裏頭。您忘了那年在北平鬧請願啦！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，他會領着人爬城門縫打巡警，第二天報上登出來，把一家子人都嚇昏了！

婆 唉，謝天謝地，他現在倒不鬧這個黨不黨的了！

向太 唉，我說什麼也是不放心他！他要是也像鵬兒這麼直心直腸的就好了。可是他就不。我是他的娘，可是也摸不清他肚子裏成天轉些什麼經（首筋），我就怕他不會有什麼出息。他什麼事都悶在心裏一個人攪，可天下什麼事是一個人攪得出來的呢？

婆 你呀，你就知道寵你那個老二！

向太 （自顧說）唉，他要是肯早點跟秀小姐完了婚，也就省我一條心了，他又死不

肯。

婆 這你也怪他嗎？你叫他帶着秀小姐搬到哪兒出來把房間讓給女婿呢？（又指左邊房間）是道你叫他結了婚，還住在這個堂屋不像堂屋怪你那位寶貝丈夫！十年前就是個科長，混呢，只有他越混越不像話！

向太 您也別怪受之了，媽，衙門裏只發這點兒數——

婆 （越說越有氣）你就會袒護你那個寶貝丈夫！成頭去了！看你做牛做馬整天可有個喘口氣的頭也是的，那個寶貝韓二整天只會吹吹笛子死了！可只要我一張嘴，秀丫頭先替她老子算了！怪我不好，怪我沒養好兒子！我、我

地方受什麼罪？（抓起兩個蛋）我走！我回家去！我——（向外走）

向太 媽，您這是——您哪兒去？

婆 我，我燉雞蛋去！（外面門響，她的老臉上立刻浮上一層笑容）這大概是天鵝回來了。

【但是進來的還是天鵬，一下正撞在外婆身上。

婆 （沒好氣）你看你！你看你！（在天鵬的頭上鑿了兩下，氣厥厥地走下）

鵬 （摸着頭，彷彿司空見慣地）外婆又怎麼了？（向太太笑笑，沒有回答）又是爲大哥的事？

向太 唉！孩子，你要替你媽爭氣呦！（她已經摺好了衣服，向門走去）秀小姐怎麼還
不回來！鵬兒，你看着點兒門，我到廚房裏去看看，不要又被外婆弄得亂七八
糟的。

鵬 （正從床底拖出一口箱子，一邊翻出些東西往工褲口袋裏塞）不，媽，我，我要出